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Gone with the 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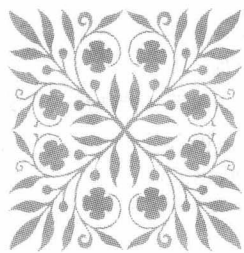
飘

【全译插图本】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范纯海 夏旻 译

上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Gone With The Wind

飘

上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范纯海、夏旻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354-2390-0

I. 飘… II. ①玛…②范…③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6558号

责任编辑:木土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封面设计:徐慧芳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33
版次: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923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39.00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序

《飘》(Gone With The Wind)是美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一幕幕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以及细腻逼真的人物形象,用诗一般的语言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1936年,《飘》的问世轰动了整个美国,名不见经传的玛格丽特·米切尔也因此一夜成名。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父亲是名律师,曾任亚特兰大历史协会主席。米切尔曾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担任过地方报纸《亚特兰大报》的记者。

由于家庭的熏陶,米切尔对美国历史,特别是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南方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有关内战的书籍。她自幼听闻了大量有关内战和战后重建时期的种种轶事和传闻,耳濡目染了美国南方的风土人情,亚特兰大丰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蕴育了米切尔喷薄飞扬的文思。1926年,米切尔开始潜心《飘》的创作。10年后,作品问世,引起了强烈反响。《飘》1937年获普利策奖,1939年被拍成电影,并随之风靡世界,至今畅销不衰。1949年,米切尔遇车祸身亡,终年49岁。米切尔一生只出版了《飘》这一部作品,但这足以让她名垂千古!斯佳丽与瑞特、阿希礼爱恨交织的纠葛已成为世界性的经典爱情故事:

塔拉庄园的大小姐斯佳丽魅力非凡，是县里数一数二的大美人，有着无数的追求者，可她偏偏爱上了即将与玫兰妮订婚的阿希礼。在爱的表白遭到拒绝后，斯佳丽一气之下匆忙嫁给了玫兰妮的哥哥查尔斯。

南北战争爆发了，查尔斯、阿希礼相继应征入伍。不久，查尔斯病死军营。寡居的斯佳丽来到亚特兰大与阿希礼的妻子玫兰妮一起生活，再次邂逅封锁线商人瑞特。玩世不恭的瑞特每每对斯佳丽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当斯佳丽需要帮助时，他又总能及时出现在她身边。

战后，为了保全塔拉庄园，斯佳丽嫁给了妹妹苏埃伦的情人弗兰克。为了不再挨冻受饿，斯佳丽开锯木厂、办酒馆，拼命赚钱。弗兰克死于意外后，腰缠万贯的瑞特娶了斯佳丽，事事满足她、迁就她，可斯佳丽心里一直爱着阿希礼。

直到玫兰妮临终，斯佳丽才明白玫兰妮长久以来给了自己怎样的支持和爱护，才发觉自己对阿希礼的爱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才领悟到瑞特对自己的一片深情，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需要瑞特。但当她飞奔回家，瑞特却要离她而去了……

小说在斯佳丽充满希望的期待中戛然而止，留给人们不尽的遐想和希冀。

《飘》之所以让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很大程度是因为斯佳丽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难以抵挡的魅力。

精明的她对爱情却无比单纯。看着她那么固执，甚至盲目地爱着自己虚构出的一尊没有生命的偶像，看着她和真爱的瑞特渐行渐远，我们在叹息的同时总会被她对阿希礼的痴迷、傻气所感动，虽然这爱是个错误。

坚韧的她对生活总充满希望。她是一个真正敢于正视现实、勇于面对困难的强者。在那个风云突变的乱世，家园被毁、亲人离散、衣食无着……。面对与自己命运相连的旧制度的崩溃，她失望过，但从没绝望！她在变迁的阵痛中坚强地站起来，接受了生活的坎坷与人生的风雨，努力去适应改变了的环境，以永不屈服的姿态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

生活重担,带领家人战胜饥饿、保护家园。

其实,无论从相貌还是性格来说,斯佳丽都绝对称不上完美。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斯佳丽·奥哈拉算不上十分貌美,但却有一种让男人着迷的魅力,使人忘了她长相的不足。”同样,斯佳丽性格上冷酷自私、虚荣任性的一面也并没有妨碍我们对整体的她的欣赏甚至赞叹。斯佳丽的魅力在于她个性的复杂和真切,在于她身上那股永不放弃的精神。

不仅仅是斯佳丽,《飘》里的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活生动、有血有肉,真实得让我们觉得仿佛能听见他们的呼吸和心跳。刚毅坚强的斯佳丽、深沉执着的瑞特、温柔善良的玫兰妮、高雅忧郁的阿希礼……,他们并没有随着故事的结束而随风远去,而是深深地烙进了我们的记忆,经岁月的打磨而愈加溢彩流光。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也许会像斯佳丽一样遗失很多美好、遭遇许多挫折,我们可以失望,可以失败,但绝不能绝望,不能放弃!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因为明天是新的一天了!

本书采用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在严格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力争使语句符合汉语文化背景。翻译的最大难点往往在于译文要受原语文化的影响。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力争抛弃这种影响,使其更贴近汉语文化,亲近汉语读者,让中国读者在阅读中既能领略到作者的行文风格,又能感受到汉民族语言的魅力。不当之处,恳请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译者

2007年3月26日

斯佳丽·奥哈拉算不上十分貌美，但却有一种让男人着迷的魅力，使人忘了她长相的不足。现在塔尔顿家的这对孪生兄弟就完全让她给迷住了。她的长相融合了父母的特征：既有法国海滨贵族出身的母亲的高贵娇柔，又有爱尔兰父亲的粗犷豪爽。这是张迷人的脸：下巴尖尖的，腮帮宽宽的，纯绿的眼睛不带一丝褐色，睫毛乌黑而上翘，与眼上那两道粗浓的眉毛正好相衬，使她脸上的皮肤显得那么洁白——这种皮肤，南方女人是极珍惜的，总是要戴上帽子、面纱和手套仔细地加以保护，以防受到佐治亚烈日的暴晒。

1861年4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斯佳丽坐在父亲的塔拉庄园的门廊阴凉处正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特和布伦特在一起，那模样宛若画中人。她身着绿花布新衣，裙箍将十二码长的裙幅铺展开来，与她父亲刚从亚特兰大给她捎回来的摩洛哥绿羊皮鞋正好相配。她的腰围只有十七英寸，是三个县里腰围最小的。绿花布新衣把她的腰肢衬托得更加纤细。虽只有十六岁，但熨帖的紧身内衣使她成熟的乳房格外突出。尽管她长裙舒展，显得庄重典雅，满头乌发在脑后拢成一个发髻，显得端庄大方，一双洁白的纤手交叉搁在膝上，显得文静温和，但她真正的性情还是难以掩饰。精心地故作温顺的脸上那双绿眼睛里显现的是躁动、任性、生气勃勃，和那份端庄劲儿截然不同。她的举止是母亲谆谆告诫和黑妈妈严厉管教的结果，而她那双眼睛显现出的才是她自己。

那对孪生兄弟悠闲自得，懒懒地靠在她两边的椅子上，眯着眼睛看着从明净铮亮的长玻璃窗里透进来的阳光，有说有笑地聊着。他们随意架着的细长腿儿裹着齐膝长靴，腿肚子由于骑马而肌肉发达，鼓鼓的。他们今

年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骨架高大，肌肉发达，脸庞晒得黝黑，头发是茶褐色的，眼睛神采飞扬，傲气十足。他俩穿着一模一样的蓝上衣，一模一样的古铜色裤子，就像两颗一模一样的蜜桃。

屋外，夕阳斜照在院子里，一簇簇盛开的饱满的山茱萸白花在一派新绿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妖娆。兄弟俩的坐骑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像主人的头发一样红。马腿跟前围着一群闹腾的猎狗，个个精瘦不安、跃跃欲试，无论斯图特和布伦特走到哪儿，这群猎狗都会跟着。不远处，躺着一只跟车的黑花狗，它像贵族般神气，鼻子搁在爪子上，耐着性子等着兄弟俩回去吃晚饭。

猎狗、马和兄弟俩之间有一层胜似亲属的亲近关系，这种关系比他们那种长期的伙伴关系更近。主子和牲畜都是身强体健、无忧无虑的年轻家伙，外表油光发亮，体态优雅，精神饱满，兄弟俩就像这两匹马一样精力充沛、难以驯服。不过，对于懂得如何驾驭他们的人来说，他们却温顺有加。

坐在门廊里的这三个人虽然一直过着舒适安逸的庄园生活，生来就有人悉心侍候，但他们脸上既无松散的气色，也非细皮嫩肉。反而像一辈子在野外生活、很少费心看书本的乡下佬那样精力旺盛、行动机敏。佐治亚州北部克莱顿县的生活依然是新奇的，但依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等地的标准来看，却未免有点粗犷。比较稳重正统的南部地区的居民对内地的佐治亚人嗤之以鼻，而在佐治亚北部，不通文墨并不丢脸，只要几件紧要的事在行就行了。会种棉花，精于骑马，枪法准确，舞艺高强，有绅士风度，酒量豪爽等都是紧要事。

这些能耐兄弟俩样样精通，他们在书本知识学习方面的笨拙无能也是同样出众的。全县就数他们家钱多、马多、奴隶多，可他们俩腹中的文墨还不如周围大部分贫穷的白人呢。

正因为这个缘故，斯图特和布伦特两兄弟才在这四月里的下午在塔拉庄园宅前的门廊里闲坐。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两年内，这是他们第四次被大学开除了。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都跟他们一起回家了，因为他们不愿意还待在不欢迎他们弟弟的学校里。斯图特和布伦特把这次被开除看作是件开心的事，斯佳丽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院以来就不愿打开书本，自然跟兄弟俩一样觉得这件事很开心。

“我知道你们俩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是，”她说，“可是博伊德

呢？他可是想念书的，你们俩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现在又把他从佐治亚大学拖出来。这样下去的话，他可别想毕业了。”

“啊，他可以去费耶特维尔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学法律嘛，”布伦特漫不经心地说，“再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们会在学期结束前赶回家的。”

“为什么？”

“打仗呀，笨蛋！这场仗说不准哪天就打起来了，一旦打起来，你想我们谁还会待在大学里吗？”

“其实根本就不会打什么仗，”斯佳丽生气地说，“只是说说而已。再说，阿希礼·韦尔克斯和他父亲上星期刚跟我爸说过的，我们驻华盛顿的专员要和林肯先生就南部邦联问题达成一项友好协议。反正，北方佬怕我们，不敢打。什么仗也打不起来的，有关打仗的话我都听腻了。”

“什么仗也不会打！”兄弟俩愤愤地喊道，就像他们上了当似的。

“哎，我的乖乖，仗肯定是要打的，”斯图特说，“北方佬也许怕我们，可是在博勒加尔将军于前天用大炮把他们轰出苏姆特堡后，他们是非打不可了，不然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当了懦夫。喂，南部邦联——”

斯佳丽很不耐烦地一撇嘴说：

“如果你们再说一声‘打仗’，我就回屋去，关上门。除了‘脱离联邦’这句话外，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打仗’这句话了。我爸早上谈打仗，中午谈打仗，晚上也谈打仗，来看他的男人们也都在嚷嚷什么苏姆特堡啊，州权啊，亚伯拉罕·林肯啊，我听得其烦其烦，都快受不了了！所有的小伙子也都争着谈这个，谈什么骑兵连。今年春天的所有宴会都没一点乐趣，因为小伙子们从不谈别的。幸亏佐治亚州是圣诞节后才脱离联邦的，我真高兴极了，不然的话，圣诞节也会大煞风景的。如果你们再说一声‘打仗’，我就回屋去。”

她可不是说着玩的，因为她不能容忍别人的谈话不以她为中心话题。可是她说话时还是面带笑容，故意把酒窝显得更深，浓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的扑闪个不停。兄弟俩果然中计，给她迷住了。赶紧向她赔不是，说刚才不该扫她的兴。并说他们丝毫不因她对战事不感兴趣而看不起她。相反，他们更看重她了。打仗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事，他们把她这种态度看成是她有女人味。

她哄得他们不再谈论打仗这个讨厌话题后，就又兴趣盎然地谈论起他们当前的境况这个话题来。

“你们的母亲对你们俩又被开除怎么说？”

兄弟俩想起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开除回家时母亲的态度，顿时不大好意思起来。

“这个嘛，”斯图特说，“她还没机会说什么呢。今天早上她还没起床我们就跑了，汤姆上方丹家去了，我们就上这儿来了。”

“你们昨晚回家时她没说什么吗？”

“我们昨晚真走运。我们刚到家，就赶上妈上个月在肯塔基州买的那匹新种马运到了，家里闹得像开了锅。那头大畜牲——真是匹高头大马，斯佳丽，你一定得让你爸赶快去看看——这马在运到这儿来的途中啃掉了马夫身上一块肉，还把妈派到琼斯博罗去接火车的两个黑人给踩了。我们还没到家，这马就差点把马厩踢倒，还把妈那匹叫草莓的老种马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那会儿，妈正在马厩里拿着一袋糖哄它，它居然服服帖帖。几个黑人正抱着椽子吊着，瞪着眼睛，吓得要死。可是妈却把这马当作家里人似的跟它说话，马还让她亲手喂着吃呢。对付马啊，谁也比不上妈。她看见我们就说：‘我的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了？你们真比瘟神还要命！’刚说了这句，那马就喷着鼻息，要蹦起来，她就说：‘还不快滚出去！没看见这匹宝贝马受惊了吗？等我明天早上再跟你们算账！’于是我们就上床睡觉去了。今天早上，我们一早就溜了出来，免得给她抓住，留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吧。”

“你们看她会打博伊德吗？”斯佳丽和县里其他人一样向来看不惯个子矮小的塔尔顿太太威吓都成年了的儿子的那副德行，听说有时她还用马鞭抽他们的背脊呢。

贝特丽丝·塔尔顿是个勤劳的女人。她不仅有个种植棉花的大庄园，有一百个奴隶和八个儿女，而且还有全州最大的养马场。她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被这四个经常惹是生非的儿子烦得够呛，尽管她不让人鞭打奴隶和马，可她觉得时常抽孩子几下对他们倒有好处。

“她当然不会打博伊德。她从来不怎么打博伊德。一是因为他是老大，二是他的个头最矮，”斯图特说，显然对自己身高六英尺二很得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他留在家里，让他去跟她解释一下。我的天哪，妈实在不应该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了，汤姆都二十一了，可她还当我们是六岁

小孩。”

“你妈明天会不会骑新马去赴韦尔克斯家的宴会呢？”

“她是想去的，可爸说太危险了。再说，我那几个姐妹也都不肯让她去。她们说，她要去赴宴至少也要有个夫人样子，坐马车去才行。”

“但愿明天别下雨，”斯佳丽说，“天天下雨都快下了一星期了。再下就会把宴会冲了，再也没有比这更扫兴的事了。”

“啊，明天肯定是晴天，热得很，而且像六月，”斯图特说，“瞧那落日。我没见过比这更红的了。看落日就可以知道天气。”

他们都朝着杰拉尔德·奥哈拉那片延伸到天边的新垦棉田望去，一直望到那红彤彤的地平线。太阳落在弗林特河那边的群山后，映得一片深红，暖洋洋的四月天渐渐有点儿淡淡的凉意了。

那年春天来得早，下了几场春雨后，粉红色的桃花、星星点点雪白的山茱萸花一下儿都绽开了，把暗淡的河沼和远处的群山点缀得绚烂多彩。春耕已经快结束了，落日如血的霞光把佐治亚新开犁沟的红土染得更红了。肥沃、湿润的土壤正等着翻土播下棉种，犁沟砂土质的表层呈淡红色，沿沟一带边上随着阴影的深浅，呈现出桃红、浅红和枣红。白粉砖墙的庄园宅院像坐落在茫茫海洋中的孤岛。海洋波涛起伏，变幻无穷，有螺旋形，有曲线形，有月牙形，只有碰到粉红的浪尖碎成浪花时才突然凝住。因为这里没有又长又直的犁沟，而在佐治亚中部平原的黄土地或沿海地区庄园的肥沃黑土地里，那种犁沟是随处可见。在佐治亚北部的丘陵地带，人们为了防止沃土被冲入河底，总是把犁沟开得弯弯曲曲的。

这里是一片原始的红土地，雨后遍地殷红，遇上干旱，便都成了砖屑，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是一片欢乐的土地，有白色的房屋，有宁静的耕地，有缓缓流动的黄浊河流，但这里也是一片反差强烈的土地，有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也就有世界上最幽暗的阴影，庄园前开垦的土地和一无无际的棉田对着一轮暖洋洋的太阳微笑，心平气和，怡然自得。庄园的四周边缘耸立着原始森林，即便是在炎热的晌午都显得幽暗、阴凉和神秘，还有点阴森可怖，飒飒作响的松树似乎怀着悠悠的耐心在等待着，低声威胁说：“当心！当心！我们曾拥有过你们，现在也可以把你们收回。”

黑人和骡子从田间回来了，坐在门廊里的这三个人耳边传来了蹄声，挽具铁链的叮当声，还有黑人无忧无虑的尖笑声。屋里传来斯佳丽的母亲

埃伦·奥哈拉温柔的声音，她正在叫那个替她提钥匙篮的黑奴小女孩。只听一个尖细的童音在回答“是，太太”，接着便是朝后面熏肉房走去的一阵脚步声，埃伦要在那里给收工回来的黑人准备吃的。然后又听见塔拉庄园的总管波克摆饭桌时传来的瓷器和银器磕磕碰碰的响声。

听到杯盘的声响，兄弟俩知道该回家了。可他们又不愿意回去见母亲，便在塔拉庄园的门廊里磨磨蹭蹭地盼着斯佳丽请他们留下吃饭。

“斯佳丽，咱们谈谈明天的事吧。”布伦特说，“前一阵子我们不在，不知道宴会和舞会的事，明天晚上你一定要和我们多跳几曲。你还没答应我们哩？”

“唉，我答应过了！我怎么知道你们兄弟俩会回家啊？我可不能为专门等你们而甘冒没舞伴的风险啊。”

“你没舞伴！”兄弟俩听了哈哈大笑。

“听我说，宝贝儿。你得和我跳第一支华尔兹，和斯图特跳最后一支华尔兹，你还得与我们一起吃晚饭。再像上次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妈妈给我们算算卦。”

“我不喜欢让金西妈妈算卦。你们知道的，她说过将来我会嫁给一个头发漆黑、胡子又黑又长的男人，我可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那你喜欢红头发的，是吗？”布伦特傻笑着说，“好吧，快答应专门陪我们跳华尔兹和吃晚饭吧。”

“你如果答应的话，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特说。

“什么？”一听这话，斯佳丽像个孩子似的来了劲，大声叫着说。

“你说的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事吧，斯图特？如果是这件事，要知道我们可答应过不说出去的。”

“这事嘛，是佩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哪位小姐？”

“你知道的，就是阿希礼·韦尔克斯的表亲，住在亚特兰大的佩蒂帕特·汉密顿小姐——查尔斯和玫兰妮的姑妈。”

“我知道这人，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蠢的老太太了。”

“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回来的火车，她正好乘马车路过车站，就停下跟我们说了会儿话，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韦尔克斯家开舞会时要宣布一桩婚事。”

“哦，这件事我知道，”斯佳丽失望地说，“就是她那个傻侄子查尔

斯·汉密顿跟哈妮·韦尔克斯的婚事呗。这事大家都知道好几年了，都说他们终究要成的，尽管汉密顿好像并不太热心。”

“你真的觉得他傻吗？”布伦特责问道，“去年圣诞节你不是让他围着你团团转吗？”

“是他要围着我转，我有什么办法，”斯佳丽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我觉得他这人女里女气的。”

“再说，明天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婚事，”斯图特得意扬扬地说，“是阿希礼跟查理的妹妹玫兰妮小姐订婚！”

斯佳丽脸色没变，嘴唇却变白了——就像猛然挨了当头一棒，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她镇静地盯着斯图特，斯图特一向不善于分析他人的心理，以为消息来得突然，只不过是让斯佳丽吃了一惊而已。这样一来，他反而来了兴致。

“佩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原本打算明年再宣布的，因为兰妮小姐身体不大好，可到处都在传说要打仗，两家人都认为还是趁早结婚的好。这就是明天晚宴上要宣布的消息。好了，斯佳丽，我们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轮到你答应明天陪我们吃晚饭了吧。”

“那是当然。”斯佳丽不假思索地回答。

“还答应陪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

“所有的华尔兹。”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一定会气疯的。”

“让他们气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俩对付得了他们。听我说，斯佳丽，明天上午吃饭你可要和我们坐在一起呀。”

“什么？”

斯图特又说了一遍。

“当然。”

兄弟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高兴得要跳起来了。但他们心里还是不免有些诧异。虽然他们自命是斯佳丽宠爱的追求者，可他们从没这么轻易得到过她这样的许诺。她平时总是敷衍他们，不管他们怎么苦苦哀求，她就是不肯说行，也不肯说不行。要是他们恼了，她就笑，他们生气了，她就冷淡。这会儿她竟然答应明天全包给他们了——吃饭时坐在她旁边和陪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他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明天的舞会只放华尔兹舞曲），还有共进晚餐。这样的话，被大学开除也值得了。

他们的愿望得逞了，就又来劲了，磨磨蹭蹭不想走，不停地谈什么宴会啊、舞会啊、阿希礼·韦尔克斯和玫兰妮·汉密顿啊，还互相嘻嘻哈哈开玩笑，还露骨地暗示她请他们留下吃饭。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发现斯佳丽好像跟他们没话可说。气氛也变了。兄弟俩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没有了下午那种高兴劲儿。斯佳丽虽然还没有答非所问，但跟他们说话已经心不在焉。兄弟俩觉察到有点不对劲，不免感到没趣，暗自气恼，又挨了一会儿，才看看表，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在刚翻整过的土地对面，太阳已经西斜，河对面高高的树林影影绰绰。燕子正迅捷地从院子上空飞过，家禽也陆续从田间回来，左顾右盼的是鸡，摇摇摆摆的是鸭，趾高气扬的是火鸡。

斯图特吆喝了一声：“吉姆士！”不一会儿，就见一个跟他们年纪相仿的高个黑奴气喘吁吁地从屋子拐角跑出来，朝拴着的马跑去。吉姆士是他们的贴身仆人，像狗似的到处陪着他们。他们是他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在他们十岁生日那天就送给他们使唤了。塔尔顿家的猎狗一见到他，就从红土地上跳起来，站好了等候主人。兄弟俩跟斯佳丽点点头，握了握手，说明天一早就到韦尔克斯家等她。说罢就匆匆走下小径，骑上马，吉姆士跟在后面，顺着有两排雪松的林荫道一溜小跑而去，一面挥舞着帽子，一面朝她喊话。

但等拐过弯绕过那条一片尘土的道路，看不见塔拉庄园以后，布伦特才在山茱萸树丛下勒住马。斯图特也让马停了下来，黑仆人也也在后面几步路外停了下来。马儿感到缰绳松了，都低下头伸长脖子去啃嫩青草，听话的猎狗一下子趴在松软的红土上，痴迷地仰望在苍茫暮色中盘旋的燕子。布伦特那张老实的脸上露出了困惑和些许愠怒的神色。

“听我说，”他说，“你看，她会留我们吃饭吗？”

“我本以为她会的呢，”斯图特说，“我一直在等她开口，谁知她没开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弄不懂。不过就我来看，她本来是要请我们吃饭的。毕竟今天是我们回家的头一天啊，她有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们了。我们也有好多事要跟她说呢。”

“我觉得，她刚看见我们时还挺高兴的呢。”

“我也觉得是。”

“后来，也就是半小时前，她的话就少了，像是头痛了。”

“我也注意到了，可我当时没在意。你看她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说我们说过惹她生气的話吗？”

他俩想了一会儿。

“我想不出来什么地方得罪她了呀。再说，一般情况下斯佳丽生气，大家心里都有数。她可不像有些姑娘有什么话总放在心里。”

“是啊，我就是喜欢她这一点。她生起气来决不会一声不吭、一副讨厌相——她会跟你明说的。准是我们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她，她才闭上嘴，脸色难看了。我敢肯定，我们刚来时，她看见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还打算请我们吃饭呢。”

“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被开除的缘故呢？”

“才不会呢！别傻了。我们告诉她这事时，把她乐坏了。再说，斯佳丽跟我们也差不离儿，也不看重念书。”

布伦特骑着马回过头去叫那个黑仆人。

“吉姆士！”

“少爷？”

“你听见我们跟斯佳丽小姐谈什么了吗？”

“没有，少爷！我怎么会偷听白人说话呢？”

“偷听，我的天哪！你们黑人什么事不知道。哼，你骗人，我亲眼看见你侧着身子挨着门廊拐角，蹲在墙脚一簇白茉莉树那里。你听见我们说了什么可能惹斯佳丽小姐生气——或伤心的話了吗？”

经这么一求，吉姆士就不再装作没听见谈话了，只是皱了皱眉头。

“没有，少爷。我没听见你们说了什么惹她生气的話。依我看，她看见你们好像挺高兴的，她的确很惦记你们呢，她一直叽叽喳喳，高兴得像小鸟，后来你们告诉她阿希礼先生和玫兰妮·汉密顿小姐要结婚了，她才像小鸟看见了飞翔的老鹰那样安静了下来。”

兄弟俩面面相觑，点点头，不过还是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吉姆士说得对。可这究竟是为什呢？”斯图特说，“我的天哪！阿希礼对她有什么重要的吗，只是个朋友罢了。她又没爱上他。她爱上的是我们俩啊。”

布伦特点头表示同意。

“可能是阿希礼没告诉过她明天晚上要宣布这件事，她觉得阿希礼没先跟她这个老朋友说一声就跟别人说了，就生他的气了？姑娘们把先知道

这类事看得很重的。”

“有这种可能。不过没跟她说也说得过去，那又怎么办呢？这种事本来就是保密的，就是想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做男人的总有权利对自己订婚的事保密吧？要是兰妮小姐的姑妈没透露给我们。我们都还被蒙在鼓里呢。不过斯佳丽一定知道他总有一天要娶兰妮小姐的。嗨，这事我们都知道了好多年了。韦尔克斯家和汉密顿家一直是表亲通婚的。人人都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娶她的，正像哈妮·韦尔克斯也会嫁给兰妮的哥哥查尔斯一样。”

“得了，别想这事了。可她请我们吃饭让我不痛快。我实在不愿回家去听妈数落我们被开除的事。这可不是头一回了。”

“说不定这会儿博伊德已经让她的气消了。你知道这家伙能说会道。他总能让她把气消了的。”

“是啊，虽说博伊德办得到，可也得花些时间。他得绕着弯子说，把她绕糊涂了才行，这样她才会让他留点说话的力气去当律师用。可是这会儿他还没时间开个头呢。嗨，我敢打赌，妈到现在可能还都在忙活那匹新马。要到今晚坐下来吃饭，看见博伊德，她才会想起我们又回家来了的事。还不等晚饭吃完，她就会越想越火，气得七窍生烟。要等到十点钟，博伊德才会有机会跟她说，自从校长那样训了我以后，我们就没脸留在学校里了。要到半夜时分，博伊德才会说得她回心转意，把火气撒到校长身上，问博伊德干吗不一枪把校长毙了。不行，我们要等到半夜过了才能回去。”

兄弟俩怏怏不乐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俩对驯养野马、开枪闹事、邻居发火什么的全都不怕，就怕红头发的母亲没完没了的数落，还怕她毫无顾忌地用马鞭抽他们的屁股。

“算了，这样吧，”布伦特说，“我们上韦尔克斯家去吧。阿希礼兄妹一定愿意留我们吃饭。”

斯图特看上去有点局促不安。

“不，还是别去了。他们家正在准备明天的宴会，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再说——”

“哦，这我倒忘了。”布伦特赶忙说，“好，那我们就别去了。”

他们对着马一声吆喝，默默地骑了一阵，斯图特那张棕色的脸不由得臊红了。原来，去年夏天之前，在双方家人和全县人的一致赞同中，斯图

特就一直在追印第亚·韦尔克斯。县里的人都觉得印第亚·韦尔克斯冷静稳重，对他可以起点安定的作用。总而言之，大家都希望他俩能成。斯图特或许找到了对象，可布伦特却不太满意。布伦特也喜欢印第亚，但他觉得她长得太丑，太温顺，斯图特跟她谈恋爱，他简直无法奉陪，这是兄弟俩头一次趣味不投。布伦特认为这姑娘太不出众了，而他兄弟居然看上了她，不免心里不痛快。

后来，在去年夏天琼斯博罗橡树林举行的一次政治讲演会上，他们俩突然一下子都注意到了斯佳丽·奥哈拉。他们认识她多年了，从小她就是最讨人喜欢的伙伴，因为她会骑马，会爬树，几乎跟他们一样。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谁知她竟出落成一个迷人的大姑娘了，而且算得上天下最娇媚的姑娘。

他们头一次注意到那双绿眼睛会说话，一笑一对那么深的酒窝，她的手脚那么纤巧，她的腰肢那么苗条。他们对她大加赞扬，哄得她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于是他们就以为她把他們看成了一对稀世至宝，越发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是兄弟俩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每当他们谈起这事，就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注意到斯佳丽的魅力。他们根本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原来那一天斯佳丽是存心引他们注意的。她天生就容不得任何男人同别的女人谈恋爱，只许与她谈，一看见印第亚同斯图特说话，她那副强横的脾气就上来了。她看上了斯图特还不算，也看上了布伦特，就干脆把兄弟俩一起拉拢了。

布伦特曾半心半意地追求过洛夫乔伊的一个姑娘，莱蒂·芒罗，现在他俩都同斯佳丽谈上了恋爱，干脆把印第亚和莱蒂都抛到脑后去了。兄弟俩可没想过如果斯佳丽接受他们中的一个，失意的那个怎么办。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目前兄弟俩同时追求一个姑娘很是满足，毫不争风吃醋。邻居们看到这个情况都饶有兴致，他们的母亲却很烦恼，因为她并不喜欢斯佳丽。

“如果你们哪个被相中，哪个就活该，”她说，“也许你们俩都会被相中，那你们就只好搬到犹他州去，当地的摩门教徒（摩门教徒盛行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译者注）肯不肯收留你们——那我可不知道……我伤脑筋的是总有一天你们俩会被那个两面三刀的绿眼珠小妖精弄得神魂颠倒，争风吃醋，到那时就会开枪决斗。不过那样倒也不坏。”